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

甘 霖 随 笔

陈瀛一 著 杨海鹏 编选、校点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箴随笔/陈灏一著;杨海鹏编选、校点.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3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姜纬堂,李乔主编)

ISBN 7-5035-1651-8

I. 甘… II. ①陈… ②杨…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近代-选集 IV. 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42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195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6.00 元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前言

尽管“随笔”一词，迟至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方才出现，并用为书名，但这种体裁却古已有之，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许多篇章，其实就是后世所谓之“随笔”。非只此也，就连号为经典的《论语》、《孟子》等，又何尝不是后世所谓的“随笔”？

为什么随笔一体如此源远流长，虽历数千年，迄为著述家与读者所钟爱？

说来，其因不外：

一是随笔之“散”。所谓“散”，系相对于历史上曾代兴之“韵文”（如楚辞、汉赋之类）、“骈文”（即所谓“四六文”）等而言。因其属于“散文”，故无固定之程式和法则，执笔者可享充分之自由，无所拘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且其形式一般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

二是随笔之“随”。即主题不限，内容不拘，可庄、可谐、可大、可小，随所感、所闻、所见，皆得直抒胸臆，信笔书之，若话家常。不必有系统，更无须顾及全书之结构，即使是“东一榔头，西一棒锤”，亦不致见

讥于人，谓非著述之体。

三是随笔之“短”。凡号为随笔者，篇幅皆有限，一般均以简明扼要取胜，即便阅读，又利于内容之浓缩。以同等篇幅论，则“随笔”读来省时，且所包含之信息量相对为大，为丰，使读者得事半功倍之效，获开卷有益之实惠。

四是随笔之“松”。随笔所含，较少庄严凝重之内容，其题材多相对轻松活泼，或属人生之体味，或属典故之探究，或属社会之新闻，或属闻人之逸事，或属谈诗论文，或属研艺述珍……总之，一般多具趣味，分别以哲理性、知识性，予读者以多层面之启发，既有裨见闻，亦足资谈助。无艰于阅读之劳苦，有品味高尚之收获。犹之轻音乐之可令人愉悦、放松，享消闲遣兴之乐。

这散、随、短、松四字，既为随笔之长，相对亦为其短。散，或致缺乏义蕴、文采；随，或流为冗琐丛脞；短，或易偏而难全；松，或失诸肤浅庸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惟在执笔者之善于驾驭。名家与恶道、杰出与庸俗，亦由而别之。实例具在，不必深论。

需要指出的是：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和世代著述家的努力，“随笔”这块园地已是流派纷呈，争奇斗妍。

有的侧重于议论感悟，有的侧重于掌故珍闻，有的侧重于谈文论艺，有的侧重于搜奇列异，有的侧重于抒发感情，有的侧重于研究学术，有的侧重于描绘故事，有的兼而有之……此系就内容而言。至于在写法上，或

致力于艺术渲染，或致力于本色写实，或致力于单线白描，或致力于浓墨重采，或综而合之……亦各有独到。

这种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形成，既基于著者之学养与情趣，更决于著者的造诣与功力。“孙猴、八戒，各有所爱”，读者尽可自择所尚，初不必有所轩轻。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笔记”与“随笔”。脱开现代文艺学的范畴，就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人们习称之“笔记”，当然属于“随笔”，但却不能等同于“随笔”。

盖“随笔”，即洪迈所谓“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詮次”者也，故其范围更宽，更广，除习称之“笔记”外，诸凡非专著性，而系零篇短什之野史、稗乘、书事、纪闻、传人、述感、序跋、题识、游记、日记、语录、书札等等，皆可归之于“随笔”。

本丛书之取名“随笔”，意在示其包罗对象不仅仅限于习称之“笔记”。

同理，本丛书所谓之“近世”，亦不尽同于习用作历史分期之“近代”。

今中国历史，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为“近代”，“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现代”；世界历史之分期，则非但说法各异，且无一与中国历史分期吻合者。本丛书仅取其相通者为参照，而用“近世”一词之古义，即《荀子·非相》篇所谓“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的“近世”，意谓去今不远之时世。

具体说，系指自清中叶即鸦片战争前数十年（十九世纪初），以迄 1949 年。如此划分的目的有二：一是想把鸦片战争前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包括进来；二是由于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

持此为范围，凡生活于其间之文史随笔作家，纪述其间事实之文史随笔作品，皆在搜罗与发掘之列。当然，其中之记述内容多有上及清初，甚或更早者，但须以记上述“近世”者为主；其中作家之生活年代，或有其生早于十九世纪初，或有其卒已为建国之后者，但其主要文史随笔著作的产生及其成名，则应系上述“近世”之事。

至于本丛书之于“随笔”前特冠“文史”二字，是想稍稍限定范围，即将专门属于美文、专门抒发情感、专门探讨哲理、专门从事议论、专门搜奇列异、专门研治“经学”的一些“随笔”除外，力避虚空、繁琐和过于艰深。

所收罗者，侧重习指之“文史”，即文化与历史，以掌故性、知识性和启发性，使读者于可读耐赏、广知博闻、明目醒脾之余，对近世文史随笔作家及其著作有所认识与了解，聊充深入探究之津逮。

丛书名称中之“选粹”二字，既体现了编辑的宗旨，也标明了编辑的方法。

“选粹”者，择其精华也，撷其纲要也，提供读者

以经过挑剔、加工之精神食粮也。近世文史随笔著作虽然相当丰富，但内容亦颇驳杂、参差。本丛书既定位于一般文史爱好者和有兴趣于广知博闻，汲取有益之精神营养的读者，而非专门研究者，自然不必无别优劣，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全文照印，徒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和本可他用的纸墨。因而，“选粹”便成为必要。

且惟有“选粹”，方符“批判地继承”旧时精神产品的正确方针；惟有“选粹”才能更好地实现“便于读者认识近世历史文化社会，了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鉴往励今，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编辑宗旨。

选粹，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在众多作家中“选粹”，一是在该家众多作品中“选粹”。也就是把优秀作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发掘出来，经过加工，贡献于读者。虽系尝鼎一脔，但足可由而略窥全盘。

其间，在每辑所收八家中，适当注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时期作家的搭配，以免单调。由于限定每位作家一册，故其随笔著作之总篇幅未超过二十万字，致无“选粹”余地者，则只好割爱。

具体操作中，则根据诸家作品的实际，以“四性”、“六不取”为原则。

四性，谓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史料性。

六不取为：过于深奥，为今日一般读者所隔膜者，不取；攻击、污蔑、歪曲农民起义者，不取；丑化、歧视兄弟民族者，不取；宣扬宗教、迷信者，不取；低级

趣味或格调不高者，不取；与时代潮流、现行政令抵触（如宣扬早婚、纳妾、多子多福、嘲诋火葬之类）者，不取。

需加说明的是“六不取”所指为内容主旨，非指个别词句。若称农民起义为“匪”、“逆”之类，不必因有此类词句而概弃之，相信读者自会鉴别。余可类推。

至于因时代与阶级地位限制，在观察的准确，立论的允当，记述的严谨方面，原文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自然未可苛求，于此不必细说。

由于近世文史随笔著作，多采用比较浅显的近世文言文，用繁体字，或无标点，或仅有断句，且在称谓习惯、书写格式等方面，亦与今不尽相同，不便今日一般读者阅读，加之所据底本，难免抄印之讹误，所以必作相应之加工。但这加工，非谓修改或删节原文，而系在保存原文的基础上进行。

具体包括十二项：

一、校订文字，对原本抄写、刊印之讹误，在理由充分、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采取径改法，不另说明；对属于疑似之间，无确切把握者，则姑仍其旧，不擅为更动。原文中以口口口隐去其名者，一律仍旧。个别无从辨识之字，亦以墨框示之。

二、改为简化字，统一异体字，加现行标点符号，横排。

三、凡于兄弟民族名称加“犬”旁之类，意存污辱

者，统回改为该兄弟民族之本称。

四、除原无条目标题者，概为新拟条目外，原有者亦视情况，或保留，或重拟，并于导言中说明。

五、对行文中使用字、号、别署，以及以谥为称、以籍为称、以爵为称、以官为称者，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该人之姓名。

六、对因未取其前之具名条，而所选条又中脱姓、脱名、脱年号、脱地名者，一律补于文中之相关部位，并附〔 〕以别之。

七、原文中之小字夹注，则改为同号楷体字，加（ ）以别之。个别或仅以不同字体区别之。

八、原文过长者，酌为分段。或撷取其中有关部分，单独立条。惟均保持原文完整，中不删节。

九、每册依内容性质，或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并拟类目；类下之条文，依符合逻辑之原则排列，不尽依原书。

十、每条末，注明来源、出处，以便复按。个别或取统一说明法，不一一具列。

十一、书首统加以《×××（该书著者）和他的随笔》为题之导读专文，介绍著者及其随笔，说明选编中之有关事项。

十二、书末统附有关该著者的碑传资料，及其随笔著作的叙录资料。

如此加工的目的只有一个：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

解，尽量减少阅读与了解的“拦路虎”。

因系经过抉择、加工之新编，故统以该作家之字、号，后赘“随笔”二字为各该册之书名。计划以每辑八册，分辑陆续编印。

尽管旨在为读者献上一套经过选择与加工的雅俗共赏、品位高尚的文史读物，立意正大，将事认真，但是否符合读者口味，特别是上述选粹原则与加工方法之是否有当，均有待于读者来审查与鉴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惮风险，勇于组织编印这套效益尚未敢必的丛书，尤足征其识见与魄力。作为选编者的我们，更殷切期望得到方家与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7年溽暑，姜纬堂谨识于京华两知二有之斋，时年花甲有二。

陈瀛一和他的随笔

姜纬堂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新建（今江西南昌）胡先绣登庐山，谒义宁（今江西修水）陈三立于其散原精舍，纵论江右人文。言及新城（今江西黎川）陈氏，散原老人谓：“晚得瀛一，为文雄隽渊永，非墨守桐城一家所能囿，而于其先世之流风余韵，犹有焉存者。”其时，陈瀛一年未及三十，乃得一代文宗陈散原之如此推许，足见其文名之早著。

陈城陈氏，系著名清代之文化世家。自陈道于乾隆三年登进士，以理学鸣世之后，科第蝉联，代有闻人。若著声谏垣，书法为世重之陈希祖；官至侍郎，以掌故文章见称之陈希曾；官至侍郎，名居姚鼐四大弟子之首，号为桐城派正传，以《太乙舟文集》而声誉颇著之陈用光；官至尚书、军机大臣，擅书法，因党附肃顺而得祸之陈孚恩；皆其表表。陈瀛一，即陈希祖之曾孙，陈用光、陈孚恩之侄孙。故散原老人推之为能以文章赓续新城陈氏家声之继起者。

瀛一，字甘箴，号颍川生，别署睇向斋主、旁观客、谈所欲谈斋主人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幼而颖慧，虽

早岁失怙，得于父训者少，但秉承世家遗泽，又历从名师，故幼学基础坚实，养成嗜掌故，好古文之特性。尝谓：“不佞自少嗜稗官家言，尤酷好刘义庆《世说新语》。肄业学校时，治科学余暇，恒手一编展玩弗辍。”又谓：“于史迁之文，夙喜其雄词直气，婉曲微妙；议论之文，独以欧阳公之情挚词婉，旨远言邈为优。”因而，揣摩研讨，奉为师法。

及长，随侍表伯、泗城（今安徽泗县）杨士燮于任所，得备悉官场情形。入民国，更得表叔、袁世凯智囊杨士琦之援引，历充袁及北洋大员之幕府，以擅章牍而见称。

其间，先于1916年著成《睇向斋闻见录》，披露于包天笑主编之《小说大观》，时年二十五岁。继于1922年出版《睇向斋秘录》、《新语林》。前者与《睇向斋闻见录》相类，皆文史掌故随笔，后者则系效《世说新语》体之今人月旦录。而其素材，除部分为身经实见者外，大都得诸杨氏昆仲之日常谈论，既多清末民初政坛人物、文化名流之轶闻秘辛，文笔亦复简净佳妙，遂异军突起，深为世重。其作为文史随笔名家之地位，亦由而奠立。

其时，瀛一方浮沉下吏。时出其余绪，为天津各大报撰政论文，以慷慨犀利著称。同客天津之扬州老名士方尔谦，虽于并时作者少所许可，却对陈氏别加青眼，乃谓：“报章论说，吾久不寓目，独见君作则必尽读。”适足见陈文之甚具影响。

1925年春，张学良于专车中见《益世报》载陈氏之《非战篇》，甚叹赏。陈氏随被罗致入少帅幕府，参与机要。

是时,正值奉系之鼎盛时代,迭续发生之诸多重大事件,陈氏皆身经实历,目睹其盛极而衰,加以素好搜求掌故,因而对奉系之内情,获深细之了解。1928年间,因与张身边之“群少”不合,愤而去职,执教于平、津之大学。

1932年11月15日,在沪创刊《青鹤》半月刊。陈氏于创刊词《本志出世之微旨》中,提出办刊之宗旨:“新旧相参,颇思于我国固有之声名文物,稍稍发挥,而于世界思想潮流,亦复融会贯通。勤求理论,不植党援,不画畛域,不纳货利,不阿时好。”又专文解释刊名之寓意为“望太平”,为太平而鸣,典出《拾遗记》。该刊共出百三十期,至1937年7月16日终刊,乃因抗战爆发而结束。

《青鹤》历时五年半,所载皆文史名家之作,尤多已故者之未刊稿本。孤本与珍本亦颇不少,其中多数为该刊独载。因而,使该刊成为三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文史杂志。陈氏为撑持该刊之历久弗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精力,其成绩相当可观。故世之论陈氏者,无不以其主编《青鹤》为不没之功。

应当指出的是,《青鹤》虽系偏重于阐扬传统文化的文史杂志,但却非脱离时局,隔绝于尘世,除专辟“评论”、“中外大事”等栏目表达其对于现实的关切外,一些文章虽系谈故,然而讥评蒋氏“党治”,抒发抗日爱国情怀的文字,亦时杂其中,甚或以曲折、隐晦之笔而出之。这种敢于冲破当局文化钳制,不时呐喊一两声,最足见其用心良苦,立场持正,洵属难能可贵。

其间，陈氏之许多随笔著作，皆在《青鹤》刊出。如自创刊号至二卷五期连载之《睇向斋谈往》、自一卷十二期至二卷十九期连载之《睇向斋逞臆谈》、自三卷一期至十三期连载之《睇向斋随笔》、自一卷六期至二卷十三期连载之《谈所欲谈斋随笔》、自一卷二十三期至二卷一期连载之《燕蓟拾零》、自二卷二期至七期连载之《读史摭言》，皆足称力作。此外，尚有数量可观的单篇或成束的杂文、谐文及补白性之“零话”。

《睇向斋谈往》之篇幅最多，专记奉系与围绕奉系兴衰的有关人物、事件，与他作之多得诸所闻者不同，而以亲见实历者为主。由于“深入生活”，故言之真切，写来活灵活现，且时杂诙谐，应属标志陈氏随笔成熟、老到之代表作，需特别介绍。

《读史摭言》，虽为史籍成文之摘抄，而其所以特别抄此，则实有寓意，并非只是谈故，实所谓以古讽今，感喟甚深。如记宋人汪立信之必死于宋土，显然是对当局自“九一八”起所奉行之“不抵抗”政策的讥刺。似此之类，只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去推索，便不难知其皆系针砭时政、世风之曲笔，大有深意在。

沦陷时期及抗战胜利后，陈氏息影文坛，还居北平，与傅增湘等耆宿诗酒酬唱。除执教外，未见其他作为。因健康欠佳，兼悲观时势，乃于1941年至1947年间，从事个人诗文之编集。1948年，举家走台湾。在台，仍写文史随笔，但景况殊不佳。1953年4月，在晚境潦倒、心系大

陆中病逝于台北客寓。终年六十二岁。1967年，友人吴兴沈淪为出资刊行《甘箴诗文集》于台北。惟因旧作未及尽携，故《文集》部分多有目无文，远非全璧。

陈氏出身世家，文名早著，素怀传统士大夫之狷介，无论作人及为文，均耻于随人俯仰。因历充幕府，而于旧官场，深有体味，至谓：“万般皆可作，相约勿为官。”暮年，尝谓友人曰：“生平心血，悉在文字。”终其生，仅为作家而已。所作之大宗，则又文史随笔一类，多数且未结集。

就此而言，本书作为陈氏随笔的选集，或不无发掘性质。较之本辑丛书所列他家，则其明显具有三个特点：

一为陈氏写作态度之严谨。迥非一般道听途说、齐东野语者可比，因而具有相当可贵之史料价值。

二为陈氏文采斐然，以古文家之笔，写供时人寓目之文，于章法结构，遣词命句，皆有讲究，且或杂诙谐与幽默，精采处颇得司马、欧阳之神髓，流畅清新，可读耐赏。

三为所选除《睇向斋秘录》系成书外，余皆出自《小说大观》及《青鹤》所载，尤以后者为主体。

关于选编，有几点需先事说明：

其一，径以所出之原总题名为别，如《睇向斋闻见录（选）》之类，不另统合后再重行分类。括注“选”字，示非其全部。惟最后之《杂文（选）》一目，则非陈氏原有之题名，乃因所含复杂而起。之所以特设此目，意在反映陈氏随笔之面貌，存其不同风格之作。凡其具题目之零篇、短束及以《睇向斋零话》、《乱七八糟斋零话》、《乱七八糟斋补

白》、《补白》为总题之补白性文字，皆归入此目。凡原文中未能辨识之个别字，以墨框代之。

其二，《睇向斋闻见录》诸文，因同载于1916年《小说大观》第七集，《睇向斋秘录》诸文，因同载在1922年8月上海文明书局版该成书，故皆不再于诸文之末附注出处。余则具注见于《青鹤》之原卷期。

其三，《睇向斋闻见录》、《睇向斋秘录》、《谈所欲谈斋随笔》，原皆有篇题，今除少数仍旧外，多予新拟；《燕蓟拾零》、《读史摭言》之各条，原无标题，今皆新拟。《杂文》中成束之文，皆沿其原标题，其补白性之“零活”，原或有标题，或无，并不一律。其原无者，皆为新拟；原有者，或沿旧，或重拟。外此者，则皆为因袭原题。

其四，作者行文时，于时人或隐去其真名，而以人所习知之绰号、职衔乃至隐语为称。此在《睇向斋谈往》中为尤多。如“弱冠将军”之为张学良，“联帅”之为孙传芳，“香水司令”之为刘光克，“子夏将军”之为商震，“薛大哥”之为薛大可之类，虽未及尽举，姑就其要者，示例于此。

其五，《附录》所收诸序、引，末署日记括注之公元纪年，皆为今加。其中之《新语林自序》、《甘箬文集自序》，本书虽未选其文，但可供了解陈氏其人之助，故并录入。

最后，尽管陈氏态度严谨，且注意客观、公正。但其毕竟为本世纪前期人，受时代局限，观点难免有欠妥处，所述个别枝节亦偶或有记忆未确者。读者当能鉴别。

目 次

《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前言 姜纬堂(1)

陈瀛一和他的随笔 姜纬堂(1)

睇向斋闻见录(选)

刘某笑柄 (3) 十八点钟侍郎 (5)
善书误游 (3) 六金从九品 (5)
吝 (4) 增韞被围 (6)
外国下雪否 (4)

睇向斋秘录(选)

陈希祖书宗董其昌 (9) 张玉书之风度 (13)
黄鱼、粽子 (9) 纪昀巧辟诬 (13)
“清正良臣”陈孚恩 ... (10) 钱陈群曾轻生 (14)
穆宗欲杀恭王 (10) 曾国藩滑稽语 (14)
朕岂亡国之君 (11) 左宗棠诙谐 (15)
慈禧临终布置 (11) 胡林翼“走内线” (16)
奕譞遭疑 (12) 彭玉麐争功 (17)